



朱通华 /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ZHUTONGHUA SUIBI 朱通华随笔

书生·性格·命运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ZHUTONGHUA SUIBI 朱通华随笔

书生·性格·命运

朱通华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生·性格·命运:朱通华随笔 / 朱通华著. —南京:
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4. 3

ISBN 7-214-03719-X

I. 书... II. 朱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0919 号

- 书 名 书生·性格·命运——朱通华随笔
著 者 朱通华
责任编辑 张 凉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0.5 插页 2
印 数 1—6000 册
字 数 245 千字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214-03719-X / I·127
定 价 18.00 元(软精)
- 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性 格

(代自序)

人人都有自己的性格，各人的性格又各不相同。即使相近相似如父子，相近相亲如夫妻，性格也有差异，甚至有大的差异。

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，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，一般情况下不产生相互排斥的作用，而且，人们自己会从相互需要中学会调节以相互适应。因此，一对未婚男女往往因不同的性格——“我就喜欢他(她)这一点”——而相爱、而结婚；相反，一对恋人也可能因不同的性格——“他(她)的这一点让我恨透了”——而分手。这么说，性格是可爱的，又是可恨的，这真是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各有千秋。

性格纯属自己。喜怒不形于色，是深沉型的性格。嬉笑怒骂，晴雨阴雪，别人一目了然，是外露型的性格。有人刚烈如虎，有人柔顺如羊。有人豁达如山，有人谨慎如溪。这都不足为奇，无需有所褒贬。宝钗和黛玉的性格就鲜明得很，但不能以此贬薛小姐为面善内奸，褒林小姐为口快心慈。当然，这是对平常日子的一般情况来说的。

在关键时刻和不平常情况下又当别论。彭大将军德怀同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，明知此时此刻讲真话必将使“最高”震怒，但他不会讲假话的性格还是让他讲了真话。彭大将军就此倒了大霉，可是“一世英名”就此定论了。近代著名作家洪深先生(1894—1955)，常州人氏，1929年时在上海一家电影院看名为《不怕死》的电影，全片尽是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镜头，他忍无可忍，站起来振臂抗议，真如一声惊雷，使原来全场沉闷而不

知所措的观众们为之振，使全上海的群众爱国热情得到升华。洪先生千日均随和，一刻如霹雳。洪深的性格，成为一代佳话。原来，在接受大风大浪考验时，一个人的性格会脱颖而出，可以为忠，可以为奸，可以入史，可以上榜，一念之差，其实是性格之差。可见性格事小又事大。

性格属于自己，因而说它事小；性格关系到别人，于是也可以说它事大。举例来说，性格对于自己的上级，对于自己的下属，对于自己的同事和朋友，都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或一时之影响。这点不应忽略，确实不应忽略。但不必因此背上包袱，否则，你就违背了自己的性格——性格如石，环境如水，水落石出，真相毕露，做不得假。

其实，性格鲜明的人，即使有杀身之祸，叫他做假也做不来的。远的如杨修。杨修绝顶聪明，而且锋芒毕露；曹操聪明绝顶，可是不喜欢别人比他高明。这么天天见面的一对，杨修又不肯改，他能见到大霉吗？倒了大霉也好，为后人留下一出好戏和一道思考题。近的如1967年间的江苏主要领导人，挨斗时两个造反派揪住他的脑袋，胁迫他“低头认罪”，他还是高高地昂起头来表示不服，最后晕倒在南京大学的广场上。他当时不知道“低头”或“昂头”的不同待遇和不同结果吗？也许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，视死如归罢了。

性格是多元形成的，因此，性格是学识，性格是精神，性格之中有家教，性格之中有人生的风霜雨露，否则，怎么能说性格是内心世界的表现呢！

这篇浅薄小文，或许什么也没有说明白。性格是怎么形成的？没有说。为什么不说这一条？也没有说。但说了这一条：一个人的性格，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

（原载1994年3月29日《扬子晚报》）

目 录

师友尊长篇

- 3 / 巴金先生
8 / 新春访巴金
10 / 梅园联句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一
13 / 庙港蚕村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二
16 / 松陵话棋眼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三
19 / 苏北探异同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四
24 / 卡拉罕到淮阴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五
26 / 合肥舌战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六
29 / 温州看市场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七

- 32/ 桥头富市穷镇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八
- 35/ 退思园答客问
——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九
- 38/ 《沿海六行》序
- 42/ 一介书生的六十个春秋
——费孝通《经历·见解·反思》读后
- 45/ 东京航束
——致费孝通先生的信
- 48/ 老来依然一书生
——与费孝通先生常州半日谈
- 52/ 费老这二十年
- 55/ 风雨雷电的四年
——彭冲在上海
- 70/ 陈大羽与他的公鸡《迎春》画
- 74/ 三老礼让
- 77/ 鹤见和子 如荷之高雅
——为日本《鹤见和子曼荼罗》而作
- 79/ 故乡明月千重光
——写在《地方精神的闪光》出版之前
- 83/ 读范文澜
- 86/ 坚强如钢 寂寞如铁
——忆江老
- 90/ 高风
——忆刘老
- 92/ 我之跌入文海
——追念陈光同志之一

- 95 / 严师督导下的六年半
——追念陈光同志之二
- 99 / 自有丰碑在
——忆宫老
- 101 / 追念顾愉
- 103 / 鞠躬尽瘁在此身
——忆云飞
- 106 / 访亚明村居

城镇乡村篇

- 111 / 为新世纪小城镇祝福
- 113 / 无奈吴县留不住
——致苏州市委书记的一封信
- 115 / 我和《经济参考报》
- 119 / 中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一
- 121 / “节制闸”和“蓄水池”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二
- 123 / 小城镇建设关系到“四化”全局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三
- 125 / 起用能人 重用创业者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四
- 127 / 要有一支好的供销队伍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五
- 129 / 从实际出发 扬长补短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六

- 131/ 小而专 小而精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七
- 133/ 面临新竞争 更上一层楼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八
- 135/ 多层次、多领域的城乡联合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一
- 137/ 以最快的手段获得市场信息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二
- 139/ 精益求精 狠抓质量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三
- 141/ 大力兴办第三产业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四
- 143/ 领导部门跟着基层转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五
- 145/ 军民协作多 经济效益高
——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六
- 146/ 农村繁荣和农民致富的道路
——介绍“苏南模式”之一
- 149/ 评价“苏南模式”的三条标准
——介绍“苏南模式”之二
- 153/ 在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位置
——介绍“苏南模式”之三
- 155/ 有独到之处 亦有待完善
——介绍“苏南模式”之四
- 157/ 农民增收与文化程度息息相关
- 159/ 甬直人的精神
- 161/ 创出高于“四千四万”的精神

- 163 / 古镇名镇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
165 / 实行镇管村体制势在必行
168 / 乡镇建筑形态的六大原则
173 / 小城镇设计必须把“以人为本”放在首位
175 / 设计需要灵感
177 / 有关小城镇的一场世纪争论

喜怒哀乐篇

- 181 / 命运
——《鲈乡萍踪》前言
184 / 秋色的悲壮
186 / 密特朗与大象
188 / 也说西康路上
190 / 善于
192 / 溺爱
194 / 守松守信
196 / 何必在请柬上摆阔气
198 / 为一场演出的好风气喝彩
201 / 谈谈“从恶如崩”
203 / 提倡一点“君子之风”
205 / 邑有流亡愧俸钱
207 / 由此及彼的感想
209 / 有以为继
211 / 爱之厚薄观
212 / 年年有余
214 / 半点不薄白衣人

- 216 / 敬老养老不是“封建孝道”
219 / 正确处理职业差别和兴趣距离
221 / 家庭观念
223 / 贵在埋头苦干
225 / 理·利·情·义·法
——《中国社会报》笔谈
227 / 一句未必适宜的开场白
229 / 形象不是包装
231 / 曹爽、曾国藩与幕僚
234 / 蒋干、何晏之流：又是一种幕僚
236 / 窘
238 / 春在豳园
240 / 吃面
242 / 咸鸭蛋
244 / 对正义的固执是一种美
246 / 布衣的感觉
——致苏州市长的一封信
247 / 在上海为何看不到江苏频道
249 / 狮子林得砚

天涯海角篇

- 255 / 书生出游
257 / 扬州记诗
259 / 镇江记趣
261 / 山西记水
263 / 吐鲁番记热

-
- 265 / 滕王阁的魅力
268 / 夏天,上海比南京热
270 / 我看日本人的待客之道
273 / 青藏路上
279 / 轩辕故里行
282 / 开封买画记
284 / 元帅归根处 草木也情深
285 / 诗画漓江
287 / 桂林游经
290 / 贵州归来的杂说
294 / 龙虎山·道教·天师府
299 / 广岛之感
303 / 别府湾畔温泉镇
305 / 在克洛德夫妇家里作客
308 / 铁塔下的打工者
310 / 威尼斯失伴
313 / 开普敦大火与沪宁大雪
316 / 好望角归来
——南非记游
319 / 令人欣羡的大自然
——南非记游
321 / 红场情结
324 / 冬宫半日

师友尊长篇

师友尊长篇

师友尊长篇

巴金先生

—

还是在念初中的时候，得到一部《家·春·秋》合订本，足足有两块砖那么厚的一大本。20世纪40年代，读了不少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我，第一次读到巴金先生的书，清新之风扑面而来，真是如获至宝。上课时偷偷地读，回家后躲在被窝里读，读得废寝忘食，读得如痴如醉。为此挨了父亲的骂，呵责我“把眼睛搞近视了”；也被老师批评过，说我“影响了功课”。读完这部书，很崇拜巴金，但苦于不了解巴金是何许人，把他看成远在天边的奇人，心想大概是个一把大胡子的老头吧——那时不像现在，有那么多传媒介绍作家以及他们的花花絮絮。

一晃三四十年过去，想不到竟会因为工作的需要而结识巴金先生，有数年的频繁交往。认识从1977年发还巴金稿费的事情开始。那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对“四人帮”在上海余党的揭发、批判正在进行，尽管事情千头万绪（比如，当时全上海存煤不到一万吨，副食品供应极其紧张，都是何等的燃眉之急），上海已开始对文艺界人士落实政策。上海是第一个在那年春节就召开大规模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，通过这一形式，让许多被打倒多年、销声匿迹的知名人士出来亮相。巴金先生就是参加这个座谈会名单上的第一号人士。后来全国各省，包括江苏，纷纷效

法，推动了文艺政策在全国的落实。这类事现在说说不足为奇，一切理所当然，那时可不简单，要受到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不知出于什么心态，张春桥、姚文元之流对巴金可谓恨之人骨，把巴金夫人肖珊迫害致死以后，每年还要把绳索收紧再收紧，对巴金敲打又敲打，真正做到了“打倒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”。巴金的稿费，也作没收处理。巴金是一位专业作家，尽管担任好几个职务，多少年来从不领取工资，全凭稿费收入维持生活。没收了稿费，等于切断了他的生活来源。对于这笔稿费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上海市委作过一次认真的讨论。当时也有思想束缚，因为数额较大（一笔六位数的稿费比现在值钱得多，可买几幢房子），有关部门也提出过分批发还的方案。在讨论时，主持会议的彭冲同志从善如流，采纳幕僚的建议，说：“稿费嘛，作家的劳动所得，数额虽大，一生心血啦，一次性全部发还！”为了落实这件事，我奉命跑了几次腿，便同住在武康路的巴金先生慢慢熟悉起来。

更熟悉是在1977年、1978年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。巴金先生从五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以后，重新被上海市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，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首席工作人员，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总要同他接触多次或相处多日。

被可恶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扼杀和封闭了十余年，犹如埋没于尘土之下的宝藏被发掘，废弃不用多年的黄钟大吕被敲响，那时的上海代表团，真是群星璀璨、光芒四射。文艺界代表中有巴金、张瑞芳、袁雪芬、李炳淑、石钟琴等；科技教育界代表中有苏步青、周谷城、严东生、谈家桢、吴若安、陈植、谭其骧、王应睐、刘佛年、汪猷、杨槱等；体育界代表中有林慧卿、陈镜开、李富荣、钱澄海、迟尚斌等；特邀代表中有荣毅仁、刘念智、溥杰、杜聿明等。

二

20 世纪 70 年代在北京举行大型会议，即使是档次很高的会议，条件也比现在差得多。对上海代表团的安排历来是最蒙优惠的，那时也不过住住西苑大旅社和铁道部招待所，还按总人数计算，每两人分给一个房间，交给代表团统一安排。百废待兴之际，人们要求也不高，那时分配房间、使用汽车之类的事情很好办。我记得，我每次都把荣毅仁、刘念智两位分配住一个房间，一则知道他们两位之间很熟，谈得来；二则估计荣先生北京有家，晚上不会住饭店，这样就让刘念智先生实际上住一个单间，门上照贴荣、刘两位的大名。这其实是不得已之举。可是，刘念智先生（抗战初期全上海万人抗日歌曲大合唱的指挥、著名爱国人士）有一次笑吟吟地对我说：“您的安排太周到了，也太抬举我了。”刘先生没有细说此话的意思，可是满意之情溢于言表，使我也高兴了好几天。

有一次，上海代表团被安排住在西苑大旅社，房间大的大、小的小，不成标准，而且分配给上海团的房子实在太紧，只好把巴金、溥杰、杜聿明三位代表安排在一个大套间里。他们自己协商的结果是，巴老住在里间的一个小间里，溥、杜两位住在外面的大间里，相通又相分，相安无事。巴金先生说：“他们两位照顾我，我住得自成一统。”杜先生则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我与溥杰是老搭档了，现在与巴老又成邻居。”溥杰先生一身中山装，浆洗得极为挺括，胡子剃得很干净，对谁都彬彬有礼，但总是默默的，很少说话。我对他们三位的宽容和幽默，只有频频表示歉意。

尽管那时的所有代表可谓都是大名鼎鼎，但都能严己宽人（比如著名运动员陈镜开、迟尚斌代表，每次上车总是坐在最后一排“压车”），可是在我的感觉里，巴金先生总是最突出的一位，